

女博士



印代局書華中



# 弁言

華夫人西國之名媛也。手著此書。既成。授諸畏廬老人。曰。以西人傳西方之士女。防數見不鮮。今以中華女士留學於巴黎者。爲全書之幹。其間敘悲怨別。頗盡累月之思。先生譯書。無慮百餘種。請爲吾序。以行世。嗟夫。老人又何知者。既辱夫人之重貺。又烏敢終秘其言。竊謂中西語言不同。而人心之趨善而憚惡。同也。文字之理經而情緯。又同也。男必以義。女必以貞。千回百折。始終不易。其操用思所在。雖以司各得之高。迭更司之細。亦歸本於正。與中國之司馬遷班固同也。其稍有不同者。則西國之文家。兼小說家而言。中國則文家。小說家。微有軒輊。乃不知龍城錄。西陽雜俎。碧雲騶。諸書。皆文家得意之作也。夫人此書。沈浸穠郁。哀絕動人。文體奇特。別於恆蹊。製局既佳。譯筆亦華。瞻可取。遂述書中之大致。歸之華夫人。不審能以老朽爲知言否耶。乙卯二月望後。閩縣林紓。敘於京師春覺齋。

弁言



今之人聞雅樂。必思師曠。稱良工。必援魯班。毋亦以其資稟異。而造詣精耶。夫以一能一藝之微。非得其人。猶不足見重於世。而況文學之道。所以斡旋氣運。陶冶性情。發潛闡幽。絕邪闢異。顧可以率易言之乎。法儒杜馬子嘗謂著述家。實擔荷生靈之責任。其言亦重明此道之難。不可不敬慎以從事耳。吾友華君通齋之淑配。羅琛夫人。西國名彥也。博識多美德。而於心理社會諸學。體認尤深。既歸華君。從之東來。傷我國步之艱危。民風之衰謝。慨然思有以挽救之。復親履河洛燕趙之間。察其俗尚之現情。考其沿革。而推原其本。知我民德之摧喪。厥由於性根之失培。而天真之彫殘。端緣乎母材之不備。故居常願大聲疾呼。以其觀察所得。曉諸世人。冀國運之前途。庶幾賴以轉環。今其所著說部。合浦珠之付梓。亦卽本此志望。期以爲國人之木鐸也。其體裁取近乎稗記。所以增耐人之味。而廣開卷之益。其說法不出乎中人。所以明匹夫之責。而勵齊賢之思。辭止於達。論無過高。而字裏行間。珍聞邃理。嘉訓仁言。往往而遇之。要皆



危時之苦藥。薄俗之痛針。非別具隻眼者不能道。抑非居有深心者亦必語焉而不詳。是殆匯學識與忠誠。磅礴而成書。善讀者於以取師。各量其天賦之能以盡人謀之責。屏意氣絕私心。小之則修身齊家。作則一方。大之則利國惠民。兼善天下。是誠吾宗國趨於興盛惟一之坦途。抑卽著者無上之希念歟。然則此書以之當杜馬子責備之論。儻可以自反而無愧。而斯文得此以廣作者之林。傳之久遠。又豈獨與一能一藝之微角聲聞已哉。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浚儀秦玉麒謹識

# 女博士

方明珠未嫁之時。一日薄暮。明珠獨坐觀書。書蓋稗史之類。有云（大衆晏然同享安樂）一語。遂曼聲反復循誦。歎息不止。

明珠之爲人。仁讓有禮。樂人之樂。有如身受。傷人之災。不啻切膚。蓋至慈惠之女郎也。

此時交纖指。按膝而危坐。注目凝思。似眼底物事。空若無覩。心神殆已。馳出於塵囂之外矣。

初憶其雛齡家庭之樂。丫角垂髻。依依於慈母肘下。值乃父退公之頃。談諧笑謔。滿室騰歡。情景彷彿。猶在目前。信甚樂也。繼而粉頸低垂。玉容慘淡。忽念及母氏之見背。心傷色沮。不期淚瑩於睫矣。

自遭大故。計今十年。當時慘況。恆躍躍心目之中。慈親顏色。不獨增人戀慕。但其雍和之態度。爲家人所愛戴者。至今猶宛在目前也。

當時村中之人。羣加母以善人之目。誠非率然。蓋凡人有所需求。母未嘗不如願以償。譬有被火蕩產之家。母必佈告親朋。捐資拯救。已輒先出囊金爲之倡焉。

父或以盛飾相遺。母必曰。虛糜金錢無爲也。寧儲此金以濟困窮。蓋珠翠之飾。母所不喜。然天賦麗質。自然嫺雅。固無假乎物事。且溫裕之氣。睟於面顏。雖輕勻淡掃。而容光倍覺煥發。

或有病者。或有以事就決者。走商於母。母不獨仁慈邁衆。且聰慧絕倫。爲之指示醫藥。仔細籌畫。靡不適宜。

人或貧病無力就診。醫藥之費。母胥任之。而又恐受恩者之難堪。則託言異日措還。其韜德諱功。類多如此。

有時見其披大氅。覆巨頤。疾趨而出。則親携所手。合之羹湯。以餉餽病者。人固習見之。初不爲異。



然而母之死。實爲忠誠之犧牲矣。

尙憶鄰婦有病。實患時行之熱症。母趨之爲謀援助之方。乃不知病機卽伏於此。體本孱。荏若嬌花。柔莖弱不禁風。故二豎潛煽其虐。遂令嫋嫋瓊枝。當春遽萎。母之亡年。纔三十耳。

蓋棺之日。合村痛哭。家庭之悲悼。固無待言。其後歷時雖久而追念其潛德者。猶稱不容口。無論男女耆幼。但道及之。恆泣下沾襟也。

然而禍猶未已也。慘史雖成。尤加以附傳。

母死之三月。明珠之弱弟。復臥病。病僅八日。踵慈母入鬼籍以去。而所患之症。至慘且酷。卽歲傷無數。嬰兒之痘症也。

明珠之慟。失其弟至切且深。而尤不能自抑者。則以身爲長姊。卽家之主器。不能善撫其弟。竟使夭亡。則一身之咎也。

其父葛公。數月之間。先作悼亡之潘岳。繼成哭子之西河。生趣剝奪。情無以堪。

愛子賢妻一時俱逝。回思十二年唱隨之樂。黯然而夢。心摧腸斷。痛悼無涯。其不成狂易之疾。蓋亦幸矣。

大凡以柔道勉人於善者。無若婦人。葛夫人之於是道。若得所稟受於天。柔聲下氣。婉詞曲導。令聽者纏綿不期入其彀中。遷善至不自覺。故其死後。令人遺念有如生時。但覺坐立起臥。無處不與之神會。只其軀殼隱而不現耳。明珠既肖其母。故葛公遷其愛妻之心。用以愛女。此女固其最所珍惜矣。

父親！嬌兒！此單簡之稱謂。在別後相見言歡。天倫之間。實有無限意味。惟識之審而處之親者。爲能知之。且能道之也。若在西國。必出於握手接吻之密切。而彼則一以簡禮行之耳。

葛公年僅四旬。而鰥居已及十稔。蓋其春秋三十時。正淑配。葛夫人辭世之歲也。年力方在富強。而凰曲罷。彈鸞膠亦竟不續。親朋多引爲異。殊不知固有深意存焉。蓋新人佳。則夫妻之恩愛必濃。新歡結。則兒女之情愛必割。此則葛公

之所夙慮也。且既有二女。長明珠。次良玉。並所愛惜。而明珠尤寶如拱璧。年已及笄。充其智識。頗可資爲臂助。胡必更娶。

方葛翁言旋自遠。抵家之頃。卽明珠釋書凝想之時。別後重逢。樂可知矣。省候旣訖。明珠悉舉近者在家所爲。歷告其父。並稱小妹良玉。邇來畫術之精。進以慰慈懷。此畫術者。卽彼自所教授。按序以進。一無間斷。明珠於經書。誠不善記誦。而史傳亦非所喜。顧濡筆作畫。輒臻神妙。且尤愛研究生物之理。不厭精詳。

其續告父之語曰。兒之義務。未嘗須臾離也。每日仍爲孤兒院講課。一如往昔。惟兒自課習字之功。則一星期來。稍有疏略。近者微有不適。自外還家。輒覺倦不可支。以致握管無力。然而昨昔兩日。已追補荒廢之光陰。較平昔多寫一倍。明珠之作是語。一若向乃翁自訟其過。且靜候其赦書。凡明珠所行所言。一一效法其父。亦篤於信道者也。

晨興則向空默禱。自陳其本日之志願。但求本日善用吾時。不至庸庸碌碌。浪擲光陰。入夕就寢之時。又歷數其日間之勤動。用自警勉。所作而善。則一日之經過。猶如讀好書一頁。佳作琳瑯。於是歡然就枕。夢境都佳。偶反其所作。則猶如書中一頁爲空白。而夢魂亦因而憂愁憤懣。徹夜不復寧帖。

逾一日猶讀書一頁。明珠記之最切。則用其父之訓也。父常曰。兒乎。爾誌之人。之一生。譬如書之一卷。頁頁均須謄滿。試觀著書之人。累積成篇。歲月曾有幾何。乃朝朝空白。有終其身僅填一頁者。此種之人。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長空零落之散頁可也。其完全美備之書。觀之蓋寡。惟其寡也。故常爲世人所珍守。明珠躬被庭訓。立志欲爲佳帙。故自修其身。頁頁留心。日日加意。

明珠之就校受課。未始或間。殆近其于歸之日。始罷學也。凡所受學。無不津津有味。研精之餘。其樂陶陶。頗能得其真趣。且對於師傅。尤具一種欽仰感佩之情。無女弟子嬌惰之態。有所領會。必徹底通明。了無障礙。不似時輩之強不知

以爲知。

一日葛翁告以婚期且近。宜閤家鼎沸。羣作喜事之籌備。乃舉室上下。曾無喜色。爭露鬱鬱之容。或揮涕蹙額。若或隱憂。則以如花似玉之少主人。爲羣下所依賴者。今去其辭家之日近矣。

明珠壻家。與其故居相距非遠。故常以歸省頻數。告慰其父。蓋亦以自慰也。親迎之日。禮儀悉循古制。彩輿旣駕。樂從紛陳。雲髻妝成。玉人旋遠。是時也。雖以葛翁素性之肅毅。固亦不禁黯然銷魂。洒一掬傷心之淚矣。

明珠旣于歸。葛公初甚愁悶。嗣漸寬懷。蓋佳兒必見愛於佳壻。則終身幸有托矣。

時則陰雲慘布。愁氣四凝。天時至惡。又連日大雨如注。簷溜淙淙。渠巷積水盈尺。道無行人。有之僅往來載送行李之人力車耳。雨集車價昂。若輩頗居奇。藉以獲利。然論功索償。殊未悖理。彼沒蹙濡膝。晝夜奔馳於泥淖之中。果何所爲。

者。耶。一。錢。一。血。亦。可。矜。矣。

人每謂此輩習於馳走。無論若何勞動。俱不爲苦。不知苟有人列表詳記此種苦役。每歲值雨雪霜露之天。死於肺癆咳嗽之症。盛暑烈日之下。死於急痧暈仆之危者。統計其數。則庶乎安享其勞力之惠者。不忍復與斤斤較量其縮短生命之代價矣。

當此之時。葛公方坐而著想於民生之問題。此題固經無數著名學者。千迴萬轉之討論推究。而終如埃及人首獅身之石象。塊然兀然。無法解釋其義者也。時光之迅。葛公視之。至爲鄭重。而他人對之。則漠然若不足輕重。良可慨也。試綜而計之。人生一世。光陰之銷磨者幾何。事業之荒廢者幾何。舉動之妄謬者幾何。又試列數而計之。一城之中。所銷磨之光陰。荒廢之事業。妄謬之舉動。去如逝川之水。若合之於有用之地。則將爲公民造幾許之幸福矣。

葛公志望宏奢。力權微弱。一身而外。有願莫償。惟有對此茫茫。咨嗟痛惜。頻呼

負負而已。

忽聞剝啄之聲。齋室之門。輕啟而明。珠之俏影。已突現於目前。朱顏顛顛而神色。至果決。一若其平昔。經遇險境時。堅持之態度。葛公固辨之最審。知此來必有愁慘之變。故老人慈愛之心。已預覺而逆料之矣。

呼曰。吾兒。誰實逼汝歸寧。若是早且天時陰慘。如是胡爲乎來者。明珠曰。事變之迫人。良非臆料所及。然兒實深願其如此。此亦平允當然之事也。兒之所天。既於婚兒之先。早有所眷。彼先眷之婦人。實首啟其情竇。而獲其心。然則其心之專屬於彼。美固事之平允而當然者也。

兒今已自知命宮之磨蝎。尤不能不欽佩彼人光明磊落之性情。彼始終鍾情於其首愛之人。不以新奪故而變其初節。是正其行止中理之處也。兒自于歸杭家。曾未一蒙良人之垂盼。日前偶從大樹叢蔭之後。見其偕意中人。並肩攜手。款款而行情話。喁喁隱約可聞。則皆向所歡表示。其永久鍾愛不

渝始盟之意。且謂姑予兒以嫡配之名。兒今雖陷於愁苦之境。處可悲之地。咎在吾命。誠不能一以若人尸之。

葛公曰。汝何咎。是皆爾父一人之咎也。

明珠曰。否否。父言過矣。此實吾之夙因。事不關於骨肉也。

遠方之國。有教人以生人處世之秘者。其地爲智識之泉源。任人汲取而不吝。兒願適之以求學。待腹笥滿貯有用之學術。則當拙載而歸。以事吾父。父乎。兒並欲充其智識。兼惠天下之病者。無貧無富。一視吾仁焉。噫。兒今雖處憂患之中。一思及他年可爲社會中人之需求援助者。有所裨益。則已不禁歡欣起舞。樂以忘憂矣。

夫獨子之於貧嫠。至珍也。病而獲救。則但有以酸淚爲報。殘年之於衰老。至貴也。危而獲安。則銜謝不容於口矣。故兒以爲具拯難濟危之能力。持科學假我之利兵。以與大造之仇敵爭決勝負。是實兒最美滿之希望。而前途惟一之良



侶也。

父親今且勿悲。兒終有生還之一日。彼時身軀之瘦損。或所不免。而神智之發育。則可斷言。一旦重履故土。決不復有離別之悲矣。屆時卽當世居之村中。祖遺之宅畔。鳩工庀材。建廣舍。儲藥物。徧收貧病無力者。而調劑之。於是兒心中之坎窖。旣無兒女之情愛。以填實之。卽當由若輩弭其缺憾矣。

父親幸勿生暮年之悲。兒自度必能盡侍養之道。且勉爲吾父有益之人。不惟勉爲有益。必於有益之事。加以鑒別。爲之。而確合時需。方無餘憾。兒於此頗自信。可以勝任也。

父曰。唯唯。兒所言靡不當理。兒乎。走赴爾命運招引之地。自建一生之事業。盡爾之力。以爲之。盡善極美。勿使有遺憾可也。

嬌兒聽之。爾能於老父思想之中。實占一清華美麗之位置。有若名貴之花。但聽爾言。老人不自覺重觸其早年之志嚮。爾父於三五少年時。於事業之觀念。

皇皇初無所主。臨歧徬徨。只覺頭頭是道。莫知適從。及幾經摸索。扁鐻始啟。欲自奮於學問之道。而良時已失。惟有咨嗟而已。人惟抵暮始知白駒之可貴。然清光逝矣。室家之累。既臻以爾。母子兄弟衣食之需。爾父乃不得不爲世俗之經營。而放棄對己之義務。

據已往之經驗。與新近科學之宣示。則舉世諸物。無一不在變遷之中。卽此眼前片石。自吾人視之。渾然一塊。宜若堅定。不知其亦循遞嬗之公例。與時俱化也。且二千年前之生人。其與今相似者。幾何耶。由是可知。世界萬物。無不更易。其現狀。而吾人之因時利用。恆求進化。亦出分定也。日進於善。或日進於惡。正不可知。願穩步以前。常久不息。以圖合於時。而便於需。則斷不容已耳。然而所貴乎進取者。宜具健步。與恆心。日就月將。功積於漸。若其蹉跎失時。瞠乎人後。方疾起直追。以期速效。則往往有蹉跎之虞。及其既傾。乃思復振。憂憂乎難矣。且也。自不長進。甘居人後。他人亦必加以挾持。迫與俱前。然則曷如早自努力。

之爲愈乎。

行矣吾兒。好償爾父昔年未達之願。勉爲人類之功臣。所可惜者。吾兒不能得。夫子之援助。且不果用爲人母者之柔情摯愛耳。兒姑近前俾老父善誌爾之容色。明日東西各判河山。萬重暮景逼人。孰敢必相見。更有期者。（此時葛公淚下如雨。嗚咽不能成聲。）

明珠曰。父親苟兒之行。大傷吾父心。則兒亦不復願往矣。

父曰。否。否。爲人無論丈夫女子。必勞動活潑。以進取爲天職。固不可停腥釀濁。爲止淵之水也。

明珠於是轉向其小妹。而致囑辭。妹容清寂。自他室入。目灼灼視其父若姊。正不解其商確云何也。

明珠曰。小妹幸善事吾父。姊固知爾爲孝女。當晨夕侍養。悉心加意。庶以慰若姊之深願。

三數日後明珠遂得其閨友教育總長之女公子覆書。詞意極爲恬快。具述代謀留學官費已有成議。且致忭賀之意焉。明珠卽日治裝就道。衣服而外。有影像一束。蓋最所珍惜。刻不去懷者也。書笥中除修外國語必須之數種。其他校中習用之生理博物算數諸本。亦并攜之。此外則國文古書史若干。備時時誦。用以惕厲身心者。明珠本具愛國熱忱。雅不願暫忘其童習之文字。尤不能暫忘其生長之故鄉。

輕車一乘。向火車站而行。轡緩蹄徐。明珠總覺其速。蓋明珠離家之頃。已向其先人廬舍一視。再視。欲深嵌其狀於腦部中。此情人人不免。蓋數椽陋室中。裹萬疊情絲。誠可貴之紀念也。

更一回首。而屋影已漸縮。而漸小。目力亦漸用。而漸微。終至際天一線。遠樹含煙。而所愛之吾廬已隱入千萬微點。不可復辨矣。

明珠首選就學之地。爲法蘭西之國都巴黎也。此行因避海程之迂遠。遂決計

作西比利亞鐵路之旅行。又以尋常快車之索值較廉。且沿途停頓較多。因亦樂乘之。藉以瞻途中所經各市邑之風物焉。

明珠平時最喜作人物之觀察。而於其交接之禮俗。尤爲注意。

火車之旅行。最於納交爲宜。蓋車箱咫尺。終日交踵接坐。固不容其不覲面對談也。故明珠登車不越日。卽已結識同行之俄客數人。其中二爲商客。餘盡婦人也。舉止皆謙藹可親。顧有一事足憾者。則明珠未嘗肄習俄語。而此數俄客。亦不能作他國語。設世界大衆能互相領會者。則人種之間。將撤幾許之藩籬。使各國僅用一種之語言文字者。則交際之間。亦將省幾許時力矣。

語言旣不能通。則假信號以示意。亦屬別開之一法。由此道也。明珠審知俄女之二人。一爲父病歸國省視。一則東來探友。小住言旋。再由其舉措之姿態而驗之。又可知其爲中等社會人也。

大凡一國之精粹。恆寄於中等之人物。觀風考異者。於是中求之。均可得其真。

相。若夫寒微之衆。遭際既同。其怨望咨嗟固同。卽其請願希冀亦無不同。至於席豐履厚之家。世胄簪纓之族。際此交通便利之世。舟車往來。冠蓋銜接。數數相逢。互相仿效。及其終也。亦彷彿類似而已。矧其趨利附勢。氣味相同。卽合而命之爲同胞。亦無不可。蓋彼等實皆以富貴爲國籍者也。

火車停頓之時間。隨地不同。至所謂飯站者。則每延佇至一二時之久。任人入站上館舍。自由就食。或購取食品。攜作途中之供應。明珠間或自購餽饌。瞻其隨處而異。於以悟烹調之術焉。

俄羅斯境內最嗜之品名曰「罷犀」。係白菜與肉糜合釀之羹。至德意志則麥酒與臘腸酸醬流行殆徧矣。

風尚教化。固自各國不同。譬如入俄羅斯之邊境。憑照之檢查甚。旅客之待關者。肩背重疊。受其多方留難。不勝其煩。然明珠於稠人之中。默察司事者之神色。似隱隱示意。若以微金爲賂。卽可邁其餘衆。特許先行。因試以盧布一枚。

投之果如所期。首得檢還文照。脫身逕行。於是大悟。此龐然大邦之中。固以鏗鏘作聲之黃白物爲法律者也。

迨入德意志。則情景翻然一變。當事員司類。皆面布冰霜。英姿颯爽。長軀鐵幹。雄武赳赳。一若示人以此鐵血主義之產國。舍武力而外。不知何者爲法律也。再度法蘭西之界綫而入其國。則其習俗又復迥異。奉公執事之官。處人接物。一以謙和對待外賓。禮意尤至。初履是土者。一望其爲禮教之邦。可期其以公道相護持。以和氣相承待者也。

火車入境。漸近巴黎。明珠不禁歡欣鼓舞。喜其長途跋涉之告終。顧去所期之地。愈近。則欲達之心愈切。時時探首車外。若恐錯過者焉。及見燈火萬家。名城不夜。馬龍車水。恍入仙寰。始覺氣舒意適。心旌有主矣。

車入巴黎之北站。爲時已晚。月臺兩側。迎候親友者。擁塞殆滿。遠別相見者。笑語喧騰。空候不遇者。咨嗟隱歎。而明珠此來。曾無一人爲之延佇。蓋彼於巴黎。

本無相識之人也。對此莽莽大眾，自顧天涯遠客，瑩獨無偶，身世之慨，悄然相侵。觸景傷情，淚潛潛下。既憶乃父臨別之囑，人生進取之天職，與來日建業之計畫，遂亦勉強自振掉臂而前行。出站門，探囊出片紙，就警士訪問紙上所書之地址。此蓋一家庭寄宿舍之所在。明珠起行時，從國人之新自巴黎歸者某君乞得之者也。

警士持紙代雇馬車，詳告驅車者以其地。於是鞭稍一指，而明珠居然風馳電掣，向其拉丁區之新寓進發矣。

拉丁區者，學校之叢林，而書肆薈萃之域也。故法蘭西人多稱之爲巴黎之腦，猶之歐人習呼巴黎爲歐洲之頭耳。

車抵寓門，司閽者出，則五十許之胖碩婦人也。面含永駐之笑容，熟視明珠，訝非所識。御者代述其爲新至巴黎之外賓，來此假居于卜昔愛氏所設之家庭寄宿舍者。閽者悉其來意，遂代攜其行李，拾級登樓。明珠亦舉裙尾從其後。



寄宿舍在樓之第五級。明珠心訝其高。然實爲其生平之首遭。前此雖亦樓居。恆在第一層。當日偶入教會醫院。登其二層之樓。初已訝其聳拔矣。樓中有一夾道。偪仄無光。左右環顧。上下閉塞。不見院落園圃露天之所。殊可怪也。

方之祖國故廬。廣庭深院。一日強半遨遊其間。舍風雨之辰。宵夜之候。鮮不仰瞻長空。樂碧天之如水。俯哦短句。詠皓月之凝霜。或則巨甕蓄魚。觀凸睛戟尾之族。上下葑藻之間。絳碧輝映。時亦肩鷗嘴之鋤。自植嫣紅姹紫之花。晨夕桓縱。菀枯參半。然亦以悟種樹之旨。較此身入黔黑之鄉。匿日離地。蠢如冬蟲之蟄。其苦樂爲何如耶。

寢假而恍有所悟。乃知此五都之市。塵閉撲地。歌吹沸天。馬足車塵。紛以終歲。電絲軌轍。貫諸八荒。其生活之稠密發皇如此。固不暇計及於盥水盃卉之細。而每星期中。非逢日曜日。亦不能偷此閑晷。向綠野踏青公園。席地求片時之

舒息也。

司閤婦既引客抵門。乃舉手拔觸牆角黑骨朶。而鈴聲卽大震。明珠方在凝思。出神之際。驀然聞之。頗爲失驚。鈴動而門闢。一年約四十許之婦。出而應客。衣服清潔。容止安詳。按閤者之指狀而度之。蓋卽寄宿舍之主婦其人矣。遂出懷中所攜國人某君之介紹書作禮而授。用代喉舌。

卜昔愛夫人得書言曰。女郎涉遠不易。以弱女子之身。旅行萬里。是殆有神助歟。

明珠曰。長途所歷。咸無可紀。惟語言扞格。殊形不便。

卜夫人曰。敝處因營業之關係。向有不納女客之主張。以婦人普通之性質。納貲賤而責備苛。且休假之日。多喜家居。不若青年客子之不恆就居。停主而食。吾之母子。亦得假日。曜之暇。出遊郊原。呼吸空氣也。

卜氏之爲是言。其不願款留女客者。蓋別有故。長女方屆妙齡。恆願於寄食旅

人之中。就其間選壻。若令他女郎寄居。恐爭妍鬪寵。立啟愛憎之端。而已謀轉不得遂。明珠遭此待遇。蓄淚盈眶。顧此茫茫人海。誰悲失路之人。孱孱弱質。空作窮途之哭。是時也。退已無歸。進將安託。人生際此。信難堪矣。

所幸者。卜夫人慈愛性成。憫其子然無寄。油然忽生惻隱之心。竟破格許其暫寓於此。

因曰。女士來既不易。又出於某君之先容。則老朽豈得以常例相繩。使遠客失所。且重負某君之託。而某君者。君子人也。假寓蝸居。寒暑五易。窮年兀兀。未嘗少懈其勤學之功。校師學友。僉服其堅忍之志。而愚母子亦習以家人相待。幾忘其爲異方之賓。猶憶於其學成歸國。此間諸客。均不忍與之言別。頃者想已位置得宜。大貢其所學。爲祖國効力矣。

明珠曰。今茲尙未。意俟乃叔榮縮總長之篆。或不憂無展驥之地耳。

卜昔愛氏。年可四十以來。率二女一子。清苦爲活。蓋其寡居已十稔矣。長女如

意二十歲。一子雷門年十五。幼女小蠻則十齡之韶秀好女兒也。其夫本執事於官。身後蕭條。生計日拙。官家年撫卹金。顧微不足給。而卜夫人身出禮義之家。雅不樂以家道中落之故。致其子女不得良好之教育。故出權宜之計。摒擋間房。賃爲學子宿舍。而給其飲食。因博取贏餘。以弭家庭經濟之不足。舍客凡八人。夫人悉爲之供應無缺。而奔走洒掃。別無僕役。僅於晨間來一幹婦相助數小時耳。此外一切家務。夫人與其長女自經理之。舉凡餐食之伺應。與市場之奔波。皆其長女任之。蓋所分之辛勞非細也。若雷門與小蠻則按時入學而已。

客居中。法蘭西人二。日斯巴尼亞人二。俄羅斯人三。俄人中學醫者二人。日人中學畫者一。餘皆從事法政。而二法人則修文學者也。皆溫厚可親。無驕矜號呶之態。明珠本抱醫世之志。關於醫學者必加詢問。有習醫之俄士名岳科劉甫者。常答其問。每爲詳述。未入專校之先。物化生理三科試驗之程序。並爲介

紹良師以爲三科試驗之修備。更爲釋生理之知識。於醫學上種種之裨益。以及其他一切之指導。明珠受之惟謹。於是獲益匪鮮。衆客會食之頃。議論風生。明珠至樂聞之。顧於爭持之點。不置可否。但默記其名言奧旨。以自廣其聞見。

日斯巴尼亞人伊賓那君學畫。而天賦之美術家也。其論美術。腴理通明。明珠接其妙論。亦漸悟美術之真諦。與其關係國家與世界之切要。頗有聞所未聞之樂。夫美術者。發闡萬物之生意。而毋須言語者也。是言也。伊先生數數道之。今而後乃深明其義矣。

居停之長女如意孃者。明珠與之結合甚契。綺年相仿。績學已深。十八歲卽得高等學證以歸。且於音樂一道。尤擅特長。無論橫琴絃琴。一觸其手。並鏗鏘發妙音也。

尤可貴者。其器業之高。初未嘗震炫於人。日但俯首從其母操作。供役餐室。執

事庖厨。依然貧家之本色。至短雇之傭婦。則每晨來僅三小時。從事於客舍之掃除。事訖立去。

同舍諸少年。對女莫不肅然起敬。且深賞出類拔萃之才敏。乃甘自服勞。行若無事也。且操持家政。怡怡融融。若甚樂之。曾未一作怨傷之語者。亦自知其茹辛耐苦之所得。乃以供其弟若妹之學費耳。

有某君者。昔曾數年假寓於卜氏寄宿舍中。今已卒業於橋路專校。已就聘爲外省市會之工師。慕其才德。欲求爲婦。而如意以親老弟弱。方承撫字之責。無可旁貸。因以淒婉之詞。作書辭之。且其弱妹於書記之學。具有異稟。願以齒稚力微。必須與以實際之輔助。始易爲功。故如意之辭婚。此亦一原因也。

明珠於自課之餘暇。每爲如意分勞。任食案之安排。或茶點之分佈。而如意於晚間勤務收束之後。亦就明珠之室。助之演答學課。並爲之解釋。其未能了悟。

之點。以爲報答。時且以操奏橫琴之理法相授。而明珠潛心體會。舉一反三。而其精進之速。實有令人驚喜交集者焉。

如意苟聞人稱述明珠在校成績之優美。不禁喜形於色。爲其女友慶幸。雖明珠之學業。已實有切磋之功。然絕無德色。卽雅談之際。亦必深自韜諱。其人其行。殆若幽谷之蘭。芳菲自賞。不求人知者歟。

然而明珠之感佩而敬愛之。實倍乎尋常。力引爲閨中之至友。

星期假日。舍中少年。多出郭雅遊。或會友省親。率終日不返。卜夫人因乘間憩息。以自休養。午後且就榻偃臥。以息其勞倦之軀。明珠與如意亦蹈此隙。連袂出遊。凡畫院法庭教室市會公建處所。無不徧歷。巴里都會之區。名賢烈傑之塑像。所在多有。如意每爲明珠陳述其歷史。以助其觀感之興味焉。

且問貴國亦常有爲名人塑像者乎。

明珠應之曰。今也則無。蓋我國雕刻專藝之人材。頗爲缺乏。顧前此千數年。吾

國故曾以美術稱最於天下。方中華號稱文明之季。世界他國猶未開化。其後吾國人安榮。席富遂沈酣而不自覺。使西風不扇入中國者。至今當猶高眠作甜夢也。

然此猶非吾中華豁然自醒。特他人以勢力迫之使起耳。

如意聞言。顫聲答曰。俟大獅真醒之日。則蹶然肆其神威。將無蹂躪吾人於無地耶。

明珠喟然曰。妹方恐其爲他人狙擊而死耳。雖然姑置此勿論。吾足已疲。而飢腸如吼矣。盍偕往杜哇飯店。謀一果腹。且聆彼雅樂奏之悠揚。觀冠履之雜沓。豈不較勝於刺刺作無聊之辯論乎。

如意首肯。遂假外界之繁華。一舒息其積勞之身心。且至此處坐受他人之供。應亦一樂也。

甫入店門。而明珠之倩影。已令四座食客。眼光爭視其身。且潛呼日本婦人。低



微嘖嘖之聲浪。亦隨之陸續注於耳鼓。蓋西方之人。不善作黃種之區別。但見玄髮烏睛而服西方之服者。咸以日本婦目之耳。

二女郎擇僻座於堂之一隅。所以便觀察他人之舉動。而不爲人所窺也。食事云已。相將逕歸。更不多事流連矣。

有時卜夫人出探戚友。恆攜其子女與俱。而明珠亦與於其列。故卜氏之姻親。叔若舅。偶有喜慶之事。或婚或嫁。以及生兒受洗。來相延致。必別具一柬。以邀中華女郎。屢次皆然。莫之或遺焉。

一日如意入明珠室。手一新受之書函。而問明珠曰。設卿處吾之地位。則將若何處置此事。彼橋路工師某君者。妾向已爲君道其爲人。今者又來一書。乞勿吝以姻事許之。彼誠佳士。而其書詞乃復纏綿多致。妾自問亦深愛慕其人。且獨鍾愛於彼。然而雅不欲拋棄吾母。使其孤立。高年人日親勞役。已覺不堪。其苦。倘吾更舍之以去。不更令倍受辛劬耶。堂上之意頗愆。慮此事之成功。仁慈。

之母。只知爲子女圖幸福。略不一計己之利害。其贊成此舉。固其所也。

明珠曰。以妹之愚。亦望吾姊勿拒其請。因情勢之偏。可令暫緩結婚式之執行。若因噎廢食。使其失望。淪墮悲境。則大不可。且妹亦嘗一再親覩其人。氣度融融。丰采奕奕。與姊氏相見。眉目含情。欲語且欲化身附君之體。蓋亦足瞻其誠篤矣。

以我意言之。姊誠有福。明珠語時。不期發聲而歎。如蓄氣於瓶。久而未洩。適逢其會。則去塞而出。其氣矣。

歎聲未息。而淚珠已瑩瑩然。瞬息交頤矣。

如意曰。此事與君胡涉。乃棖觸所懷。若是之酷。

明珠曰。妹抱隱衷。有觸而悲。遂至不能自禁。

如意窮詰。明珠不得已。乃具述其遭遇。不辰之始末。

遙遙長夜。更漏向盡。二女尙比肩共坐。深談未已。心事固別。而兩情相洽。竟若

水乳之互融。愈久愈親。至於宗國之阻遙。族類之歧異。習慣之迥別。區限盡脫。但兩兩相印。以性情而已。

最後歸寢之際。如意乃曰。敬聞命矣。吾行作書報若人。以佳音掬吾對彼。戀愛之真情。以示之。謂吾之愛之實竭其全力。且本之血誠。特求其遲我於二三年之後耳。

如意之課明珠。連續無間。故明珠近於法語。已善措詞。能曲達其所欲言。而於音樂尤能憑櫝琴奏名人得意之曲譜。悉中奧竅矣。

當其自醫院或大學歸寓。於見習屍骸分析之後。或倦聽解剖學之教程而歸。則必撫弄櫝琴。借諧聲之趣。驅除耳目所親之慘象。寢假由愁苦之實際。以渡入悠揚隱約。縹緲蒼茫之域。寢假入於至美不可知之境。以至於魂縈夢繞。不可思議之天神界焉。

明珠於音樂好之甚深。及其了然於其意義。乃曉然於作者所以造意製譜之。

原因與夫作者所由宣洩其已往之遺意表示其未來之佳期陳述其無窮之長恨悠然恍然所思益遠。

積琴及音律諸學既有心得明珠始參以己意隨時隨譜以當時自己之感觸加入其間於是十指入化造音樂之極譜矣。

卜氏寄宿舍中自明珠之來一室祥和之氣撲人乃樂極悲生居停老主人頹然臥病矣。

如意於舍中供應之勞役乃增倍於尋常益以扶持抑搔延醫調藥日間辛劬服勞之後夜中更爲病人之守護苦乃不翅而明珠亦極力爲之援助每晨入學之前必代赴市場置備日需之物購取藥飲輒私以己金償其半價携歸奉之蓋卜夫人囊橐之不豐已知之最審也。

已而卜夫人之疾漸就痊可不數日已離病榻稍稍恢復其康寧之狀顧卜母愈而如意疲精神頹喪形色灰敗見之者咸爲惻然如再勤劬於家事行且立

蹶其軀。

語曰。禍不單行。斯言至驗。卜母就瘥未逾時。而可欽可愛溫柔謙美之如意。竟步乃母後塵。呻吟牀榻矣。漸積之勞傷。久蘊於內。今乘間竊發。若欲得此荏弱之女郎而甘心焉。如意此時。但有俯首下心。就二豎之束縛。卜母不得已。特雇一傭。給役於餐室。用代其長女之職務。舍中寓客。聞如意疾。無不扼腕。就中明珠。尤爲戚戚寡歡。忘餐廢學。其每日必理之教程。用備次日交課者。悉屏不問。下學後。又盡廢其餘晷。坐於女友病牀之側。爲之演述掌故。娛悅其情。或述校中之新聞。或述教師之近課。如意逐日愈益。加增其悲慘之愁容。若預知死期之不遠者。有時乃向人要求。延致其許字之某工師。與作最後之相見。明珠雖極相慰藉。力稱其疾之無害。並謂醫士猶得施其技術。以起復其壽康。而如意則淚睫顰眉。累搖其首。不信有更生之望。復力把明珠之手。而固握之。用示感激不忘之意。

一星期間。病勢日就綿惓。明珠與卜夫人更番互守其榻。卽同舍諸少年亦羣以得奉驅使爲樂。苟遣其出延醫士。購取藥餌。靡不爭先願行。有時互相喧攘。若且相搏也。

第十日。疾已不可爲。醫士束手。莫展一籌。而卜氏及合宅之慘惶。更無涯涘。是日如意之未婚夫。亦得報馳至。見病者頽容。悲痛徹心。撫膺頓足。涕下如綆。微語曰。吾親愛之如意。幸爲我稍留。毋掉背遽逝。否則我與汝偕去。我之伺卿。亦旣久矣。嗟哉。嗟哉。吾最愛之如意。

至於明珠則神思紊亂。不知所措。數日以來。已不復入校授課。且並不展書一覽。顧其平日之習慣。固寸陰片晷。不忍荒廢者也。

最後之一日。明珠如醉如狂。欲奪其友於造化小兒之手。乃奔叩其師大學教授某博士之門。

明珠固知此公從不應出診之請。欲求其施治。必先移患者於病院。其人之博

聞鴻識。並世蓋無其儔。畢生精力。盡以効諸學理之發明。故每發一論。陳一意。千百學者。傾耳而屬心。莫之或違焉。

明珠既至博士之前。兩目盡赤。淚竭聲嘶。哀請曰。博士吾師。弟子此來。實抱大願。弟子有至友病垂於危。……

博士不待其畢詞。已省其意之所欲。

言曰。汝非欲吾往視其症耶。然汝固知凡病人必須入院。始可望吾之施治。明珠曰。吾友實孱弱。不能就輿。殆瀕死之人。萬難至此。

明珠素得其師之歡心。登堂聽講。虛受篤行。殷勤備至。故博士對此遠方投止之女郎。頗加青眼。且期於此少艾之身。植其絕學名理之駢枝。而收善種之佳果也。

卽曰。聞命矣。逕行可也。夫人請竟登吾車。急駛同去。嗚呼休矣。殘忍之病魔。實具偉力而學理。乃不能與之抗撓。博士戰敗矣。此絕。

類邁羣之大學家寂無一言懊喪而去而伺側關心之衆已默喻其旨矣。劇可憐之卜母既喪其憂患之餘囊復虧於健康之未復至此心摧望斷瞀然仆地知覺都泯衆遂移之別室人人咸更爲此老危懼。

如意之病魔坐延至夜間十一時始奏其功明珠始終侍側跬步未移卽謂逝者絕氣於其懷抱之中亦無不可如意臨終竟不獲於乃母謀面以下母已臥別室中仍未復其知覺而小蠻與雷門則又伺於其母側也。

如意絕命之詞曰明珠吾妹吾最親愛之至友嗟夫老母吾慈愛之阿娘幸救我救我我誠欲生不願死也聲微氣弱且流最後之淚。

然而獐惡之無常曾不少假借逕前攫之以去。

如意既已亡卜氏之舍立增悽楚之概人各無言而哀悼之情不約而同。

積時既久世事固無常新則如意之死人之哀之亦漸淡而漸忘惟生前愛之甚者於其死後心傷終無已時惟深知其隱始能覺之而旁觀者固無由見之。



也。

葬事告竣。明珠仍致力於學問。用功之勤。乃倍於往昔。以期追補所廢之光陰。且於未及親授之課程。亦欲從事借抄肄習。冀以還復應得之成績。故其出遊之時。恆寡。

罷課之餘。明珠亦就檳琴。獨弄其疇昔與如意共彈之調。用寄哀思。有時念及如意許字之某君。命薄數奇。則爲鼓蕭班氏之送葬行。以宣其哀。此譜之作。蓋蕭班氏描一少年送葬。其聘妻時之悲。況節奏淒促。始如幽泉之咽。石忽如孤雁之叫。羣剛擬悲啼。轉聞狂笑。其聲狠戾。逆耳酸心。正以哀憤之極。無可奈何。故啼笑失常。成爲此狀。憂能傷人。動成狂易。有如是矣。

明珠以患難之身。奏變徵之樂。誠不能於一己之遭遇。無所興懷。於是俯首一念過去之茫茫。未來之渺渺。幸福已矣。生趣云何。不禁黯然自傷。於一剎那間。轉其悼念如意之心。而爲豔羨之語。曰。若個女兒。亦多福矣。雖天不假年。早捐。

所親然而已。受好兒郎如某君之眷戀。領略情愛之滋味。以去若儂者。只餘幽  
閨自憐耳。

言念及此。興味蕭然。罷曲推琴而起。憑軒遠矚。用以開拓心胸。乃所居之室。佔  
宿舍之一角。臨高俯遠。風物環羅。窗外東向。收呂克森布公園之全景。林泉花  
石。衆美備陳。北向則恢閎璀璨。莊嚴清秘之名賢祠也。

明珠每喜於向晚倦讀之時。倚欄看落日斜光。輝映於名賢祠覆盃之頂上。其  
下方礎圓柱。承荷艱鉅。其木其石。舉若欣欣樂爲先哲者。英不死之靈呵護其  
寢陵。不許無才無德者侵入尺寸也。此中之人。其功業炳耀史冊。實共手造法  
蘭西之光榮。而爲世界所尊崇企仰。奉爲圭臬者也。

祠前一石像。爲羅丹氏手雕之思想家。一手支頤。一手撫膝。雙眸直視而無所  
覩。其狀深思人之情態。入於化工。世間更無神技可奏刀於石。而爲更妙更肖  
之象形矣。

像之體。魁梧而碩厚。膚堅肌韌。實爲勞動者之軀幹。由此以窺造像者之命意。蓋欲曉世人以思想家之作用。在實力輔其精思。庶乎神與體合。而理想乃有豐穫之望。

是時頓悟。幼時其父詔之之言。思此祠之中。其人殆皆吾人縹緲珍護之鴻篇巨製矣乎。其人固已辭謝斯世。而其豐功偉烈。永在人間。嗚呼。亦可以自豪矣。若彼芸芸之衆。熙來攘往。果何爲者。揆其下場。不過一紙空白。斷簡殘篇。亦只飄揚零落。終自失於大千兩間而已。雖然。此廣衆之中。安知絕無好學深思之輩。一如明珠者。特明珠不能盡與結識耳。

總之對己之期望。則決不願爲殘缺不完之廢紙。此可斷言者也。故其爲學。猛攻銳進。一往無前。以希無負於己。無負於親。無負於所生之世。若如意者。豈非光華斑斕之作乎。然斷章零義。不中體裁。終不免飛墮長空。淪於昧昧惜哉。

畢業之期告近。明珠居留巴里。已屆八年。平素結交。識者自多。而摯友亦復不少。於是邀談請宴者。絡繹不絕。明珠亦雅愛赴之。以普覘人品之異同。聆其言論。察其思想。頗饒興趣也。

更有一項之婦人。今則識之矣。其所執業。卽爲無所事事。而其栗碌匆遽。初亦不減於人。每日廢三小時之光陰。以事妝飾。修容之細。則餘暇。則縱談他人之所作。爲再有閒晷。則涉市場。或蒲檣。爲戲。以盡之。其子女之勗。養室家之治理。則悉委之於僕役。

明珠所至。人咸迎迓。羣以無謂之疑問。漫相質詰。舉如中華之飲食。若何。行路若何。不一而足。

有某婦者。行年似已高邁。而知識尤極簡陋。謂明珠曰。吾習聞中華之民。嗜食烤犬之肉。信乎否耶。

明珠聞此。幾發狂噓。徒以格於晉接之儀。未便恣意姍笑。只淡語答之曰。妾也。

迄今不知此味。而平昔亦未嘗見他人治此異饌也。

言時聲色不動。一如東方慣常之態。旁觀者亦無由測其中心之思念。殊不知其玲瓏之方寸。方作黃白色人之比較。而歎此之未必優於彼也。

曾憶孩時。頗聞西教士喜撻小兒。絞其腦汁。用爲藥飲。今思其價值。與此嫗食犬之問。相去幾何哉。

雖然。瑕瑜互見。事物之恆。不足怪也。

明珠於其常相過從之社會中。多參預其會話辯論之勝。凡躬聆其妙諦之雲生者。靡不驚其論詞之高超。事理之明達。而明珠亦自喜多接人物。以廣見聞。每謂交接所廢之時光。不得目之爲荒廢。蓋一如研究解剖學者。必取尸骸而分析之。今就各人之談鋒。以識別其腦力。亦可以供心理學研究之資。

明珠有友。名彼得瓦羅威者。俄羅斯產。而留學於此間美術學校。一二十五歲之丈夫子也。其初亦曾寄宿於卜昔愛氏之家。而二人亦卽相識於同舍之時。

今者瓦君已與其國人那蕙阿孃髮梳金葛日奪天藍之一佳麗而肄習醫學者。締結姻眷。徙居於拉丁區某所一宅。相對素心人。淡泊數晨夕矣。

瓦君本俄政府遣出之官生。月支經費。殊非甚豐腴。僅敷糲食粗衣。供給學金而已。若夫度日之需。其妻那氏。乃須攬授課程。以資補助。同時且須設法進取。一己之學業。故其寓廬。僅堪容膝。了無富麗之觀。特其遠大之將來。實未可限量耳。

然而世之人。不盡足以知此。儘有淺識者。其評定一人之價值。每視其居室之租金。爲高下也。

瓦氏之居。巢於五層之樓頂。欲達其所。良不易易。必盤旋曲折。摸索於黑暗之中。而後可得。客有來訪者。樓下司閤之婦。率爲指示其途徑焉。此司閤之婦。於其所執之業。蓋甚精嫻。應對之間。每隨所訪之主。而變易其態度。設來客求謁第一層樓之居人。其寓租爲三千佛郎者。則必足恭色喜。諂笑歡迎。自此以降。

賃金愈低。其耐答之聲氣愈傲。漸次出於惡言厲色矣。

明珠之將歸前數夕。瓦氏夫婦爲開夜宴。用以誌別。陳設飲饌。但清潔而已。而主人情重。似在酒食之外。會宴者實繁夥。羣不知所餐者何物。只覺其可口果腹耳。席終各傾其葡萄酒。自滿其杯。舉觴擊盞爲慶。葡萄酒者。文人之香賓酒也。稱觴畢。人盡浮一大白。以祝中華賢女之歸程無恙。兼慶同人之幸福。飲酒祝福之間。一種青年活潑之樂況。流露席上。鼓掌雷騰。笑聲不絕。是時若向索其歡笑之故。個中人亦不知自作何解。無非樂境當前。華年未艾。自欣自慶。乃不能已於樂耳。

頃之有不速之客。突如其來。排闥而入。則法政學生哥梯壹氏也。覆頂一烏絨學士巾。荷肩一短杖。挑紙燈。貿貿然向衆呼曰。諸君良友。其趨賀我。我已應試而落第矣。此可許我向法蘭西繁華京城之中。多作一歲之留寧。非可喜寧。非可賀。遂更抗聲作學生之歌曰。人生貴適意。欲學問何爲云云。

馬利德賴保者明珠之女友。而又同學良伴也。家本世族。其勳望不只限於德賴保氏之大名。而承流接脈者。尤能顧名思義。不墮其先世之緒餘焉。醫術一道。世傳其家。自其大父以醫著聲。乃父亦相繼以是術得名。今馬利與其兄復同操其祖父之遺業。誠可謂箕裘克紹矣。

德氏今亦因明珠之將歸。開集夜宴。以爲祖餞。明珠對於主人兄弟。愛敬固深。而於其家應召赴會之賓朋。乃鮮所許可。則以其間半爲無所心得之華胄。徒席虛名。好作驕人之態。又其半爲俗不可醫之財東。遍身臭銅。擁大腹如五石瓠。其中乃空無所有也。

向曾爲明珠施救其友卜氏如意之名博士某先生。是夕亦來與會。蕭然獨立。不雜他賓之內。但喜與主人仁乃君縱論學理。仁乃蓋其最所悼惜故寅友之子。而馬利克之兄也。年長於其妹五歲。三年以來。已懸壺問世。而大爲都人士所趨慕。性耽運動。故頗擅於操刀諸藝。而尤注意於體育。手創體操學校數所。



明珠亦嘗從而執贄。疊承其教。乃知婦人所應發育爲何項之肌理。可使增精力之強武。而不害姿態之婉變。不若男子之發育。勿須計及容狀窈窕與否。必求力壯而體柔。其持練之法。與女子大相逕庭也。明珠得此師傅。每日自課一時。歷三載無間。雖曰直接自收其功。亦欲詳其奧竅。以期授之於人也。其奉行。之明效。見之於本身者。其體態之變易。前後判若兩人是矣。往者胸屈抑而不伸。背偃僂而若俯。行步艱難。足若不舉。今則丰神綽約。動止若仙。肩韜削玉。懷飽溫香。腰肢柔細。亭亭若春柳當風。裙底小蠻靴。尤狹小可愛。兼之容華日益嬌豔。美麗天成。渾疑西方美人。風流神化矣。

老博士某先生。仰坐安樂椅上。諦視明珠馬利二女生。暗作比較之。月旦馬利者。榮譽之既往也。其祖德公。固一時之名教授。而精博之學者也。其所創明之。理物。均有濟時利用之效。嘉惠斯文。富其藏而裕其源。功誠非細。乃翁品端學粹。大見重於當時。雖盛名不勝其前代。而資稟聰明。世情練達。實同人所共貴。

至阿兄仁乃機能復遜於其尊人。然而奮勉有爲。未可預限。特其兄若妹。雖敦和誠敬。允洽其承襲之令名。雅爲世所推重。而其先世天賦之神智。已無留餘。蓋其精華早銷磨於上代。故遺傳至此。智窮力瘁。已達榮譽之尾閭矣。若明珠者。則遠大之將來也。譬如土壤飽吸膏腴。但使播種及時。則全力悉爲受取。富潤之氣。勃發爲花。花好結子亦繁。造化乃爲布衍。繁生蔚成。豐穫此天演之公例。而生生之玄機也。猗歟休哉。法蘭西之星。乃分其灼灼之光照。及於他方之土。是亦足以自豪矣。法蘭西爾。殆光明之祖哉。

是夕。主客相聚。質辯甚繁。來賓復多喜與明珠相周旋。則以其爲華人。咸以奇貨視之也。言論之範圍。大概不出樂歌學校之彙試。名畫陳列所與自主賽畫場之獎贈等之品評。有貴婦某者。致問於明珠曰。夫人對於威鳩氏油畫醒漢之圖。頗謂其有第一名獎贈之價值乎。明珠曰。此須先知評論者。具若何之眼。光而後定之。以妾之愚。竊以爲此畫布局固稱美善。而命意尤稱新穎。蓋巨漢

鼾睡方熟之頃。一任羣小。援肩升背。肆其踐踏。及其既醒。一轉側間。而跳梁諸醜。不免有顛越摧殘之禍。某伯夫人。適聞其言。乃向之曰。吾以爲巨漢軀幹之寫形。未能適合。何其肢體之修短巨細。有異於常耶。明珠曰。彼畫師之爲。或出於故意。亦未可知。蓋人之日進於良。因其生也。若偃臥生長。能不失其常度乎。巨漢酣睡既醒。年壽正未可量。則其軀格縱暫時有異。又何害耶。是時復有某進而叩曰。自主賽畫場所標張之醜怪。夫人見之。於意云何。明珠曰。誠如君言。其中列品。頗有難索解人者。且更有其他。並不值深費思索者。然而愚常味乎。名哲茹代克先生之言曰。自主者。堅忍性之練習場也。竊謂最饒興趣之賽畫場。厥推此處。故平日游覽。足迹於此獨多焉。

羣客既散。明珠獨留。以與德氏兄弟作惜別之長話。蓋明日之日。卽爲其對質論見之期。而一星期後。便須舍去莊嚴華富之法蘭西。而賦歸去來矣。屆時將自此樂賓好禮之邦。載去幾許融娛之紀念耶。

明珠曰。馬利姊猶憶入醫院實習之第一日乎。當院中人首令吾兩人取死人  
之體而分析之之時。妹覺人生之慘。實堪痛心。其時目之接光。鼻之聞臭。無往  
而不疑爲死尸。於是悽惻不樂。急欲改習他業。又復自愧根性不堅。無以赴其  
始願。方進退爲谷。幾至失望。恐終不得成功。幸得令兄仁賚君爲我指示畫圖  
中。吾人瑟縮於無常之前之哀狀。使吾受激而興奮。雄心勃發。竟牢守不變。仍  
遵初志而繼進。是皆出於君之賜也。同時姊亦乘我匿避尸場。不忍目擊剖析  
之慘象。直前力挽。強我使出。雖婉辭以疾首。而姊氏終不假借。噫。吾今乃至感  
激賢昆季誘掖之功也。從此越荆棘之途。履康莊之道矣。仁賚卽曰。此途引人  
入勝。行且歸君於中華之土也。

六月十六日之晨。主試監臨之官。羣集於巴里大學藝學部之講堂。卽審查明  
珠所陳之論見書也。賁臨參觀者。不一其輩。而卜昔愛夫人。是日乃不供應膳  
食。舍客僅得以前夕之餽餘。充其飢腹。然而誰則敢生怨望者。今日顧非功圓

行滿之良辰乎。舉卜氏之室。無主客長幼。悉欲快覩明珠得意之成功。而歡慶其榮幸焉。

是日也。明珠盛服。光豔異常。當主試官向之徵求其論見書之說明。乃侃侃而談。詞清理直。自發其蘊。娓娓動人。入後同考諸官。雖復數相問難。終不能稍加疵謫。於是主試官乃起而致辭曰。夫人於醫學。既已卒業。且其成績亦甚優良。吾人更請爲夫人之論見書進一褒獎。是書標題「求爲有用之天職」。見解允稱精當。而陳義尤佩高明。今後夫人欲達之目的。致爲可羨。而用事之區域。亦復甚廣。同人瀝誠禱祝。願夫人歸國。得豐腴之土。用爲耘耔之地。更願所撒之種。發皇騰達。終致大有之慶。吾儕藝學之徒。殊不知邊疆之限制。但凡致力於學問者。盡可引爲同胞。初弗問其國籍之何屬也。誠以造化之德。固至美且大。不可思議。然而有時發其暴氣。凌踐摧殘。亦無所不至。故吾人習於其平泰之時。利用其良德。以爲斯民造福。且使普惠大千。不偏不倚。若使逢彼之怒。而

與吾惡作劇。加吾以瘟疫之毒。洪水之災。或令地震之慘禍。陷吾千萬之生靈。則吾人互相連結。儼如同胞敵愾之師。疆場効命。各人無上之義務。乃爲與之角逐爭勝。雖犧牲一己之生命。亦在所不惜矣。同人對於夫人之私願如是。今請更爲夫人慶賀成功。並祝前程宏遠。運會亨嘉不旣。

# 女博士下篇

明珠將行。其友悉數來會於車站。祝其長途之平善。且各致微物。用爲紀念。而卜夫人者。恩若慈母。肉食糗餌。爲一巨束。備途中不時之需。獨其紀念物。則亡女如意之大遺像一幅。自明珠視之。則爲衆餽中之至寶。至卜氏寄宿舍中之客。強半已離法京。惟日斯巴尼亞之畫師。則仍留此。贈行之物。則油畫小幀。爲朝曦之圖也。更有俄客業雕塑術者。奉其手自摹鏤之偶像一具。爲臨別之紀念。所狀者。則一醫士臨診嬰兒之情態也。其他人贈品。不可殫述。就中頗以摯交德賴保孃所遺之文具大全爲珍物。明珠此時惻然頗難爲別矣。

明珠於今日遄返故國。可從事於其素期之事業。竊自慶幸。顧有一事足擾其方寸之安帖者。則歷久未親阿父之手書。縱家報旋來。均出諸妹氏良玉手筆。老父晚年病腕。或不良於作字。最後復得小妹一書。堅囑其歸途之便。小住柏林。往謁父執某先生。就取寄物一束。攜之以歸。明珠如言。則驚慘無極。得取寄

存之包件發而視之中有手諭一函並其他券證之屬甚多此書蓋作於二年之前其中所言皆老親臨終之訓示爲老人彌留中絕筆蓋申告其死期之迫近者也明珠甫讀一過愕不自信再三讀之噉然而號悲從中來淚如泉湧幾於痛不欲生書曰愛女知之爾老父覺此生之末日行至吾前矣今臨吾臥榻而施治者有某某二醫士皆忠敬可感而精練可倚者也彼等皆謂吾祇有一星期之殘喘可延誠以不得復見爾面爲悲然而自念猶可託汝之身還生於世嘉惠當代過吾前此所爲有此一念轉破涕爲笑矣爾妹與其壻胥在吾側日夜曾不少離一雙好兒女侍我風燭之身殷勤周至竭慮盡心略不以吾煩瑣燥怒爲嫌以余近者爲病所驅性愈卞急往往令人難堪爾妹得人而事吾至以爲快間嘗向若妹壻緬述爾愁苦之遭遇彼乃大爲感動竟願讓還其應分承產之全部故今者盡吾之所有將悉畀之於爾因欲謀爾行動之格外自由吾已畢數售去吾家一切之產業此信外之包件則皆爾支取儲金應需之



文契等類也。爾從此可以隨心所欲。擇地而處。任爾若何購置。若何施舍。更無阻抑妨礙矣。慎勿怨及老父。不令爾歸親殮葬之事。吾固知此。必悞爾之學業。且至痛在心。必無心進取。拋棄光陰。殊屬可惜。吾卽今已慮及吾兒將來謝世之際。不知誰何。可付以重託。使繼續進行。爾一己開始之事業。意者其惟二三得力弟子乎。然則吾兒宜知善爲誘掖。使其智術與心術。兩兩相附。二者缺一。不足以成其事也。嗚呼造化之待人。不可謂不苛矣。何不假我數年。雖令我僅活至爾來歸之日。吾亦可無憾矣。造化之故。爲殘忍。或者欲令人領悟其素常之仁慈乎。蓋愁慘不酷。無以見歡娛之可貴。猶之形物無影。則驕陽或被訾爲不明也。故人之有死。所以教愛生人之受難。所以教惜福。因果相乘。不足哀也。嗚呼明珠。嗚呼吾兒。慎遵爾自選之途。守之以恆。持之以敬。終必達爾榮美之目的。世之人非盡有緣以獲真道。若爾父則亦如無數之他人。粟碌一生。只佻佻於窮巷曲徑之間耳。

老父亦無誥誡遺付於爾。固知爾必善行爾志。一如老父自願赴達之期望。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以吾兒將來之作爲。實不啻繼續爾父之志。而延長其生命也。嗚呼。明珠吾兒。爾父苟一息僅存。其思念猶專注於爾之一身也。爾既無夫。亦又無父。爾亦太慘矣。

又妹氏一書。具述其父作遺書後三日。卽逝。已與其壻經營葬事畢。卽相偕歸於壻鄉。南下入閩。方今擬在彼興辦某礦。以從事實業。以利國也。明珠既得噩耗。卽無心更在經行地域。少事勾留。一意只以返國爲急。覺異地風光。舉其文物之侈麗。藝術之瑰奇。無一非傷心之物耳。

夫歐西之生活。愜身適志。應念悅心。其快愉便利。實百倍於中華。固無怪乎國人之曾履其地者。靡不夢縈神往。思再作樂土之遊。或竟擬移家西來。作長久棲遲計也。

明珠則不然。以爲我有家室。則齊之保之。我有庭除。則洒之埽之。以盡吾人之

天職。庶幾他人蒞止。無所指訾。而吾亦可以自反無愧。至於器皿陳設之不盡合於時。而便於用。吾宜少爲安之。誠不必一旦舉吾古昔之留遺。毅然舍去。略不顧恤也。

明珠愛國之心既切。尤以祖國之日就式微。而愛之愈摯。初不若涼薄之輩。於失勢之友。就衰之族。掉首不顧。疾行相避也。明珠之居心。不惟不爾。且力與之相反。以爲祖國微弱。己實與有其責。宜盡吾幹力。以贖先代之過失。雖牲犧一切。亦無所甚恤也。

明珠既還故鄉。親族已無存者。父死妹遷。鄰右亦多轉徙。遂仍襲在歐之名字。自呼母德。以自韜隱。其實八載之韶光。瞥然遽逝。當日含苞之細蕊。今已暢發爲鮮榮之花。村中卽有朋舊。亦難辨識。其玉容矣。於是贖其祖遺之故居。以期日與舊時之珍愛紀念相親。復於私第之畔。拓地庀材。建崇樓。修廣廈。闢其半爲醫院。於此施診。里人靡不譁贊其仁。其他半則用爲校舍。於以儲材教學。而

一方之青年。悉被其化矣。村中故有封翁垂死捐一宅以襄公益之舉。既常耳明珠之名而欽其所爲。卽以屬之。使相宜處置。以謀地方之福云。

明珠乃就其處建工場一所。於農事閉息之時。聚村中男婦。使來興作實用之。藝業如鞋襪衣冠刺綉之類。按時收集。運而售之於通都大邑。以其所得。還給之於出品之人。俾獲自食其力。不致消磨歲月於毫無利益之事也。

村中自明珠來歸後。提倡公益。不遺餘力。其生活現狀。大爲改進。貧窘之家。逐漸減少。竟至絕無而僅有矣。明珠復會同熱心之紳富。設局儲款。任人借貸。而不責其子金。欲激勵小本營業之進行。固不獨其貲本之貸出。只限其定期歸還。略無別項之侵蝕。而復設法羅致種種時行舶來品。爲之楷式。使仿製而試銷之。以應同胞樂用洋貨者之需求。而杜國家之漏卮焉。

每歲復於村中設勸農之會。徵集四鄉農產之成績。陳列而比賽之。並備獎贈之金。以畀田家最能修治其土地而改良蔬果之品質者。以資鼓勵。以是鄰境

有所觀感。羣思競爭。而成效之進。乃大有可觀。不幾何時。而其地遂以嘉蔬美果著於世矣。

杭君自其妻明珠歸寧後。初不介介於懷。後亦稍稍傳述其新婦以暴疾纔歸岳家。三數日卽死。究竟明珠在彼心中。僅居一無足輕重之數。聞信之下。不復關注。亦未嘗更事探問。求其事之究竟也。

其後年餘。愛妾舉一子。杭君歡慰無量。遂進其妾於冢室之列。殊不復作更娶之想矣。

轉眼十年。乃有二子一女。深居不出。無寵無驚。乃其長子竟不幸而歿。杭君大慟。久而勿衰。顧愛子之心。摯而琴瑟在御之情。轉因而減。與其妾相處愈久。愈覺其人之無可戀慕。蓋彼婦始終未改其故態。杭君之意。本欲其一變昔日之容度。合於社會交際上之儀則。使不失今日所居位置之體統。顧此婦語言色笑。初不脫早年之習慣。彼時流目蕩聲嬌啼薄怒。用以取媚所歡。固云善矣。今

既慶有家。此種勾欄姿態。已歸無用。在理宜有端莊之舉止。華貴之音容。庶幾於禮尚往來之地。令人起敬。乃其妾蠢然無改此度。直樗櫟之材。雖勤加以繩墨。不可矯其臃腫之形矣。

無何。杭君之次子。亦染疾而纏綿於牀第間。所患卽爲亡兄之舊病。杭君亟欲自行調攝病兒。特於其書室文几之旁。別設一榻。所以便守護也。

杭君者。勤敏人也。頗惜時光。常於座右懸一美國友人持贈之箴銘。上書曰「光陰者黃金也。」杭君卽續其後曰「光陰愈於黃金。」黃金散盡。還來而光陰銷沈。卽不可復挽。魯陽之戈空揮。而羲和之輪難駐。可不慎哉。

書齋之陳設。精雅絕俗。蓋每過從朋友之家。必留意其家具。取其安身適體者。因而仿製。而又不欲爲依樣之葫蘆。但略師其意。因其制而增損之。取長棄短。別出匠心。故其室中几榻之類。悉存東方古樸之風。而兼饒西國舒適之致。至於庭除堂宇之布置。皆杭君親爲督率之。其如君曾不過問。但注意於容妝。

之末。事頗能工鉛黃勻面之術。使朱顏不改青春常駐。又多以金翠羅綺自飾。雖鄙俗不堪入目。但其意欲人一望而知其爲富家婦足矣。

杭君旣關懷其少子之病。時就榻前問視。其一種慈愛之神情。溢於神宇。然其子之孱軀。仍始終未脫熱炎之侵犯。而痛苦之狀。乃有加而無已。杭君臨撫之餘。頓憶其長子病亡之往事。一轉念間。憂懼交迫。遂大聲呼其僕從。於是傭役有應聲而至者。鰭植若木雞。瞠目結舌。以聽驅使。杭君疾呼曰。亟趨亟趨。物色聲望素著之名醫。吾縱毀棄吾產。必須保存此子。以吾之強武。今乃示弱於無常之前。且不知能否奪吾此獨子於其手也。噫。忍哉無常。汝向已死吾長子。乃復謀攫我一綫之嗣續。耶。

於是幹僕四出。物色良醫。旣而同時羅致。久享盛名者二人。門外題贊鱗集。皆名公巨卿褒美之文也。平日彼此互妬。儼同寇仇。乃今以機緣之錯合。聯翩降止。杭氏之家。甲醫懸壺於王府井大街。乙醫則設市於前門。役僕等冀得主人

之歡。遂先後延而薦之。並爲互相介紹焉。

二人謙謝揖讓。喧攘移時。甲自遜學術疏陋。謂乙實遠出己上。而乙亦撝謙。報以諛詞。互相推許。咻咻不已。苟非杭君出而止之。則竟日之功。或竟銷磨於繁縟之禮讓間也。杭君請甲醫。首先臨視病兒。甲不得已。勉應其請。然以乙之勁敵在前。頗局促不能自安。診畢。命管書百草神湯一帖。囑兒服之。每三小時一次。杭君既受其方。卽示意。謂其職務已了。可以逕去。毋煩更事。流連矣。因回首促乙使施其技。乙諾而起。斂容躡步而前。視病兒後。乙曰。疾已沈痼。容色慘白者。血貧之故。不藥必死。前醫所命百草湯。洵爲希世之良劑。而用以施治此症。則竊恐其無效。以愚所知。有一種之仙漿。似頗可用。特其價昂耳。每一小瓶。須二十五元之鉅。而每二日卽須一瓶。此藥他人無知之者。獨我能辦。言至此。遂自杭君意得金。後則靈藥或不難購也。

杭君愛子。於人言無所不聽。計亦無所不從。而其心中終覺其不可信託。徒以



一己之能力。無所設施。衆論之是非。莫從識別。醫言既如此。則亦不能不聽矣。五日已過。而病勢未嘗少瘳。岌岌仍處於危殆之境也。

薦醫者另致一博士。則久留學於歐西者也。藝學之工拙。既莫之定。而人之識之者。大都以其形態之異。蓋其行爲之詭。實有令人驚訝者也。

博士之行路。猱捷無倫。如墊彈簧於腳底。閃閃不定。其玄色禮服。雖雕敝多汚痕。而常衣之不去身。其衷內白色之襯衫。已浸潤脂澤。而轉黑。其弁首之峩冠。絲光黯淡。斷縷飄零。而終不脫項上堅強之領環。扞其頸。使不能轉側。其最動觀瞻者。則其左目前嵌架一片清光。流映之薄晶。是矣。

入門自白曰。吾丙博士也。手一名刺。上列頭銜不下數十。見者不能一一尋究其價值云何。然博士本身之價值。則杭君不煩窺測。已默定之矣。博士既通名。卽昂首周視壁上之書畫。旋注目於立軸畫幅。恣情賞鑒。不復涉及正事。直待旁觀者呼而促之。再三始瞿然憶及其來爲診病來也。卽謝曰。余

幾忘之矣。小兒之疾當爲之施治。既診其脈。卽曰。嘻。咳嗽頻而寒熱盛。其殆危候乎。

杭君盛氣言曰。吾不欲其死也。

博士亦將順其意曰。余亦雅不欲。雅不欲。

杭君曰。然則將以何術起之。須知足下之來。固爲此也。博士於是步近兒前曰。此子頗可愛。然而嬌養已甚。此殆富人子之通病歟。其時兒方展轉呼號。不勝其苦楚也。

博士曰。吾有一子。年與相若。今已解三國之語矣。迨其行年十五。至少須通十五國文字也。

杭氏以冷語報之曰。此事與我何有。試語我君素留學之地。果爲何國。博士意氣發舒。言曰。隨處皆是也。吾始業於美之紐約。而卒業於日本東京。其間徧歷歐西各大學。是無待贅述也。君亦知吾曾與最著之學者同席而會食乎。其實

若輩之學識均遜於我。不見吾遊德意志之時乎。其國第一名流之某教授與吾同被邀致赴讌。彼乃佔一座於近門之處。而我之席位則不問可知。其距名譽之首座不遠也。或者謂醫生之座宜近門側。所以便於隨時應診急症。毋須擾及席間之秩序。此說頗不謂通。若吾之聲價非病家敦叩數四。吾決不至一日吾與某教授用法語作談話。彼乃答我以德語。由是可知彼於德語而外一無所知。曩時吾居德則操法語。吾居法則操德語。亦聊以示吾勝人之處而已。猶憶昔日在英國時曾赴宴於一勳爵家中。有一麗人坐於我側。嘗語我謂其畢生未見中華之人善用刀叉取食。優於我者也。吾誠無所不知。君如有所求。教請下問可也。欲得美冠服。須往敦倫。欲得美婦人。則巴黎是其地矣。言時微點其首。動其頤。一日啟閉。作意會之態。以示其精敏焉。吾甚樂與君對談。君誠非常之人。頗能領會吾之所言。是間在吾國境內。率皆頑固之徒。多不能曉喻飽學之士。若鄙人者之所議論也。吾所習之外國文。厥有四種。 Bon J oursg ru

之謂何。此均無關緊要。抑足下遨遊列國。共得幾許年矣。曰十五年耳。余私心竊願還處其間。以其地至足行樂也。杭君曰。敬聞命矣。吾知君已全拋一己之光陰。今幸勿累他人。爲君失時可也。言畢。啟關相送。蓋不啻逐之於戶外。彼丙博士猶且回首申言曰。吾行且復來也。杭君曰。不勞枉駕矣。

杭君既重淪於憂思苦慮之中。而其如夫人乃進而請曰。吾不已向道之乎。災禍之來。皆由於曩者與狐仙相遇於堂下也。吾心孔憂。而君乃不信。爲今之計。惟有禱於狐仙。祈其赦免耳。吾適已祈之至再。

同時有傭婦隱於室隅。亦出而告曰。婢子適亦曾祈之也。

敖君者。杭氏同學之摯友也。童稚之時。卽已相識。後復同受初中級之教育。既

畢業復同得學位。始分襟而異趨。敖入歐洲。致力於政治經濟之學。而杭則展轉於本國之中也。

杭君對於敖氏之友誼。至爲崇信。則以爲寥落晨星之一。無論何時何境。永保守其忠信不渝也。

杭君出身應世。屢經顛仆之危。然以其爲人之正直。秉性之忠誠。一度降必一度昇。每昇必高出於其前度之程限焉。當其失意之時。嘗假其緣會。稍稍用心於人類之研求。乃時復自恨。生爲人類之一份子也。

當杭氏孝郎臥病之餘。敖君常來問詢。亦每向其友作慰藉之語。使無失望。一日。敖氏之來。較早於尋常。以探病兒近況若何。乃一入門。卽見杭君憂逾往昔。太息言曰。病勢依然。了無纖微起色。是間業醫者。茫無所知。皆蠢材耳。吾悔未受醫士之教育。以愚之見。惟醫士與大學家。實爲人類造福之德星。使吾兒他日能起而學爲醫者。則吾之大願遂矣。

敖曰。吾今之至。欲告君以距此二十里之遙某村中。有女醫焉。相傳其藝術頗精。以其曾留學於歐土也。其人於所居村中。已建病院一所。收集疾苦之衆。並設一校於鄰近。以教授醫術。與其他普通之藝學。聞其爲人仁慈特甚。收貧病者於院中爲之診治。而不取費。至富家付給之貲金。則悉用之慈善之舉。人莫不識之。念之而莫知其爲何許人。嫠女耶。棄婦耶。要之獨居而無子女者也。杭君甚喜。盡寄書或發電召之。使明晨乘第一次火車來此。杭君之作此語。初未夢及其所召者。卽爲其嫡婦也。

敖曰。諾。吾行將自往。發電庶可自信。若彼僮僕之輩。每於途間延遲致誤也。敖氏既出。宅門遂閉。杭君乃自語曰。歲寒知松柏。信然。信然。若此君者。誠善人也。亦良友也。

敖去之翌日。杭君凌晨而起。心緒如奔馬。日時凝注。時聞輪蹄之聲。意其至矣。乃又停而不進。復聞得步履之聲。垂及戶矣。既而隆隆者。橐橐者。響漸遠。以沈。

意乃轉灰。自計電信之去。卽晚便當投到。若斯人惠然肯來。則斯時鐘已十鳴。曷猶不至耶。若據敖君之言。則斯人斷爲吾兒照命之吉星。抑卽吾身最高之福曜。吾今已若先得其徵兆矣。然設今有垂危之病者。哀痛而苦挽之。或他要事阻之。使不果來。則吾子之命將誰救耶。

杭君方喚奈何。而奈何之聲中。一彈指間。而佳音猝至。杭君見齋門驟起一片清光。冉冉而入。則其心期中之護法福星。翩然蒞止矣。

女練裳布裙。樸不傷雅。淡而多姿。入室一檢衽。慧目環顧一周。便就小榻展視。曰。病者是令郎也耶。

言時。其嫋嫋之音。微於婉轉。間帶滯咽之韻。蓋明珠已了。然於當前對語者。之爲誰。何故不能無所感觸於中也。杭君雖無復十年前之故態。然年月稍多。而面顏未嘗清減。神宇充溢。尙類壯氣之年。然而不能識別明珠。初無足怪。以其僅曾覲面一二次。且未獲端審其貌。況明珠今已一變其本來之芳容。卽往常

習見者。猶不能辨認。況杭君耶。

明珠隱察杭君之顏色。知己之本真。未被窺破。芳心爲之一慰。

杭君曰。夫人幸垂救此小兒。所患與吾前殤之子正同。此子寧可復歿耶。

其如夫人適亦在側。至是進而言曰。欲救此子。必須祈禱於狐仙。吾昔曾親見之。夫人可相信。勿疑也。

明珠凝思後。始答曰。此外尙有應爲之事。遂向杭君問其子之病。已歷幾時。發熱之溫度若干。並其他種種。於發問之頃。周浹而不少罅漏。旣診小兒病狀。且索寬博之衣。易其原服之束縛過甚者。使得轉側之利便。病兒旣去衣衫之逼仄。卽安然而臥。立時身心恬快。而目光遂灼灼含笑矣。

孝郎自覺舒泰異常。啟目見明珠。乃問其父曰。誰爲此貴婦者。抑是吾家姨母行耶。

杭君曰。誠如兒言。此汝姨母。頃自遠方來。視爾疾苦。復謂明珠曰。夫人須知有



一事頗費躊躇者。吾兒之性。殊不喜進藥。飲之屬明珠曰。無害。吾當勉令進之。小兒與我有緣法。頗不難使其服從也。

是時命購之方藥。已如法炮治而進。明珠乃啓行匣。出一雛形之火車。置之病兒近側之案上。爲之撥動機械。使遊駛。以啓發其興趣。於是小兒樂見火車之轉動。遂舉其面前之藥。一飲而盡。明珠乃大嘉賞。並允於明日仍示以他項之玩具。

孝郎欣然自得。亦效成人態而言曰。使吾他日長成而無病。吾將自製火車。載父與姨。遠遊。至於上海。

杭君曰。兒既思長成而無病。則必安睡休息而後可。孝郎曰。兒亦至願安臥。其如不能何。吾不堪痛楚也。

明珠曰。使兒忘痛楚而不覺。吾行爲汝低聲作歌。兒其可以安睡矣。明珠乃坐於孝郎之旁。抗喉歌短詩。其聲清以婉。如春鷗。如仙樂。震魄而悅心。其詞曰。

小兒睡。睡勿動。睡中當作黃金夢。夢有大道坦而平。珍奇寶物不知名。昂然放  
膽向前行。萬物匍伏相歡迎。小兒長漸成。強壯稱其身。行事有美德。出言無惡  
聲。長者賜小兒。佳果與甘飴。小兒與羣兒。分而共食之。

小兒睡。睡勿動。睡時當作黃金夢。夢有鐵道載火車。一路遍栽歡樂花。羣兒花  
下戲。父母歡笑聲相繼。父母同入田。小兒隨度陌與阡。度阡還越陌。拍掌同歌  
大有年。

孝郎應聲而睡。已而漸酣。竟獲安眠。凡病人得交睫。其滋益於病。驅爲不淺矣。  
及其既醒。卽問曰。阿父阿父。示我火車之阿姨。今焉往矣。阿父任何藥餌。兒均  
願服之矣。其亟迎阿姨來。兒甚願見之也。

杭君見其神氣。深驚其一日之間。一身之內。而判異若是之速者。繼因其問。乃  
仰視日影而作答曰。姨之至。當不遠矣。兒其稍安之。

孝郎曰。阿姨豈非仁慈。豔麗而可愛者乎。阿父其有以語我。

杭君曰。然兒所見誠不差。阿姨誠仁慈可愛而且美也。

剝啄一聲門闢而明珠入矣。孝郎乃歡躍不勝其樂。杭君鞠躬致敬。明珠亦加報禮。趨就病兒診之。知病已少減。遂言曰。令郎之疾今已無害。吾可望於一星期之中獲全活之功。杭君則惟有折腰以示其感激之至耳。

孝郎曰。夫人乞更爲我一駛。日昨之火車可乎。

明珠曰。兒可先飲藥而後及此。

兒曰。姨所命吾靡不承。遂復飲藥。盡一器。

其後三數日。率皆類是。兒之病日有所進。明珠俟其元氣稍稍還復。乃爲之說。明玩具之機械與其自動之原因。以及彈簧促輪使進之理由。並彈簧之形式。等等。且又與以實驗之證明。捲置柔長之鋼絲布於掌中。使覘其掌心受抵而伸張。卽借之告以現具中之彈簧。其推轉車輪亦復如此。至其速率之規定。則純係輪齒相錯之作用耳。孝郎曰。阿父兒深願阿姨永居於此。常留而不去。姨

至善歌。父亦曾聞其前夕之歌聲乎。兒幾信爲天上神女之仙音也。因復轉對明珠曰。夫人苟猶爲我作疇昔之歌者。吾願常睡而不醒。明珠曰。癡兒長睡固安可者。人之就眠。只適享其休息之權。於竟日善用心之後耳。汝今以抱疾之故。可不爲常例所格也。

小兒之疾。旣日有起色。而明珠日日仍來其家。此於兒疾雖無裨益。而杭君實敦促之。則不得不勉從其請。蓋杭君家本素封。殊不計聘金之虛糜。而明珠旣操醫業。則於小兒完全治愈以前。固無拒絕不赴之權也。

孝郎對於明珠。無不深表愛慕之情。是在病兒固宜其然。乃其稚妹亦復有同情。故明珠每日必爲陳述掌故以娛其聽。有時爲窮愁哀慘之史。有時則仍作歡欣鼓舞暢情快意之談。無論何種之宣講。悉於其中委婉曲折。輸入一綫道德之光。以期於兒童之德育有所增進。

古來哲學大家。與夫譽望隆重之倫理教授。其灌輸道德入於人心。所以每遠

遜於婦人之易達而不磨者。徒以婦人之得力作用。恆在利用兒童。最初無滓之天真。以播種於其心地焉耳。

兒童之知識。以先入爲主。故其最初承受之教育。類能經久而不忘。斯如構室者之建基。允宜慎思而敬將之。不稍忽也。若夫飛閣崇宮。流丹聳翠。非不動觀。然而基礎不立。其傾圮亦可立而待。又何匠心之足云。是故婦人者。不必營皇皇之大業。求赫赫之奇勳。更無庸要求參政作制。治臨民之期望。誠以女子固別有榮美之任務。卽在善培兒童之根本。誘之掖之。使合於將來。成爲完全國民之程度。是矣。然而必須能勝其任。明其責。而後可以有爲也。

維今之世。男子對於家庭。應爲物質上之護法。對於宗國。應爲精神上之干城。而其童年初半之教育。應由婦人負其責任。是故國家必先造就人母之材。而後可望有純良之國民。

明珠所陳之事典。不獨幼輩樂爲之聽。卽杭君亦傾耳聆其旅行之狀。述風土

之識誌種種有味之言。

一日閒談之際明珠偶抒其意見曰。歐人之風最令吾心悅誠服者。卽其國民表揚激勵之舉動。與其勇往奮勉之氣概。設使吾有執政之權者。必下令於全國。諸校每日至少須以一小時教兒童以堅忍果敢之性。並令成人悉曉然於崇功勸善。藉以興發其愛國之心焉。蓋以強力之謂。卽有加無已之進行。不計成敗之競爭。與至公無私之忠誠而已。若其有意令人灰心。矢志之破壞家。由一己私心之忌害。或別種之原因。出其卑污之伎倆。以摧毀懿行偉業。爲快心者。則吾必加之以重誅。抑建設者難事也。勇性與時光恆心與耐力。缺一不可。而破壞之事。則甚易。盡人可能也。

杭君靜聞其妙論。嘉佩不置。惟惜其陳義過高。似猶偏習於歐化。故於本國社會之習慣。未免有所忘情也。然卽此亦可見其人之清華超逸。不同凡俗。況風致娉婷。容光倩婉。蕙心中秀玉貌。外娟雅勝學士之稱。而兼饒美人之韻。豈不

尤令人神迷心折耶。

明珠又引申其言曰。吾向曾參列某處大會。其召集之特因。欲薦寵下輩。出受廣衆中優異之日。俄頃之間。政府將贈之以隆貴徽章。酌其勇於爲義。忠以謀人之行爲。

會場假地於巴黎國學之禮堂。廓而有容。建築之宏壯。塗飾之富麗。全國莫之與京。其處本資爲盛會大典之用。而關係公益之集議。亦多於是間行之。是日堂中賓衆滿溢。都人士女。耆幼來會者。何止數千。壇坫之上。要人環坐。就中國務卿爲主席焉。樂隊首奏國歌。會衆全數起立。氣象莊肅。秩序謹嚴。樂止就坐。主席者立而致辭。慷慨盡致。入耳動心。大略謂國民羣能忘身赴難。拯人於危。是國家之福也。云云。演說已畢。卽唱名召一蒼髯老者至前。首用佩章致敬。以彰其功。蓋老者於其鄰家失火之頃。知樓上有婦人與其子。方在夢寐之中。未悉奇禍之在眉睫。維時高梯道已燬於烈焰。老者竟架梯牆外。孱升自窗跨入。

醒其母。抱其子。二命俱得瓦全。主席者盛獎其功。親奉獎章。佩之於其胸。並握手以寵之。其次來一女僕。亦以危身救主之功。而受旌賞。夜間盜入主人之宅。女僕覺而呼救。羣盜均以利劍加頸。恫嚇使之禁聲。否且斷脛。此女僕仍力與撐持。身受數創。頗劇。而主家竟以獲全。蓋主人聞聲。卽以電話報警。無何憲兵擁至。而羣盜就擒。主席者召之至前。先以恤賞金若干付之。亦贈一徽章。最後進一童子。年可十二三。此童子方與羣兒競戲。忽聞呼救之聲。則河邊一四五之幼女。因遊戲而失足。水深頗難施救。此童子奮身投水。沈而復浮。終出此幼女於難。免其滅頂之凶。滿堂參會之客。聞此兒義舉。莫不拊掌騰躍。歡贊之聲。闐堂震瓦。於是國務卿乃躬自付與獎章。佩之童子胸前。且與接吻而勵之曰。小子勉哉。若固義勇之兒耶。其永念如此之行爲。長遠勿替。予於爾有厚望焉。堂上會客有婦人幾輩。竟爲感動而泣。蓋斯舉之激揚爲人母者之心。有如此矣。贈獎旣畢。樂聲復起。奏榮譽休美之凱歌。以助急公好義之豪興。會中執事



與來賓。並寂聲徐步以出。而此不常之勝會。迴思頗令人尋味也。

杭氏之子女。方嬉戲於側。聞明珠之傳述。猶未注意。及聞幼童拯溺一節。乃欣躑而前。要求重將此節演述。明珠頷其請。復爲源源本本。從頭複述。纖釐毫髮。悉爲盡之。

杭女阿環。欵坐明珠膝上。側首仰笑。時以手撫弄其粉頸。以示親狎。孝郎則屈膝就淨沙上。作跏趺坐。憑明珠之膝。安其兩手。若爲几。然而杭氏則廁於三人之側。所坐之石。蹬卽昔年明珠初嫁後。坐其上。以聽其良人對己之悲寂處分者也。此時親幼團聚。乃一幅天然美麗之畫圖也。其表章人世間之娛樂。殆窮妍盡態。無以出其右矣。杭氏對此行樂之寫真。原甚引以爲樂。然而惴惴又以此樂不長爲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其心乃益苦矣。

杭氏目擊其子女之愉快。中心固甚怡悅。顧明珠之居此。殊不能久延。且挽留之術亦窮。縱少緩時日。亦須去。美人旣去。則此無限樂趣。亦隨之漸滅耳。更何

有於子女生機之活潑。更何有於一己情致之纏綿耶。

嗟呼嗟乎。杭氏之情懷幾盡爲明珠所據矣。每日公務一輟。便疾馳而抵家。抵家一遇明珠。則心怡色喜。亦不自知其樂之所從來。居常愛其妙語風生。故尤喜接其警欬。既慶孝郎病體之蘇。卽易他題。參入人物世事之評論。否則論求學之過去與成事之將來。均爲喁喁對話之好資料。杭君偶述近年遭遇之事跡。則皆明珠遠出時之經過。故明珠頗注意其言。且逐言逐事。咸爲咀嚼。

夫明珠對於杭氏之言行。罔不許可。是或其言其行。就明珠之眼光觀之。果爲入情洽理乎。抑明珠之出此實不自知其然。徒以中心愛慕其人。達於峯極。遂不覺對之有愛無憎。有譽無毀也。但覺頻年之別。而眷戀故夫之情。與時俱進耳。雖然。以明珠之清高。斷不願舉其中心之蘊蓄。輕易洩之於人。卽杭氏偶問其家世。亦必隱約其辭。不令尋求。卒能隱諱。

至於杭氏。每與明珠促坐談心。聆其妙緒。輒如仙樂悠揚。清嚮中於人心。魂銷

神醉。遂覺一縷情絲。發諸心坎。寢假而填腔。偪臆。膨無所容。幾欲長跼膝行。掬示其傾倒之心。自投於明珠之前。既而自維。素以剛直自許。不宜出此。乃復正襟斂氣。危坐示其莊容。於是理與情戰。理勝而情敗矣。

又一日。孝郎與阿環。從明珠嬉戲園中。效園丁之操作。明珠且與爲戲。且解釋種植之理。與墾田播種之法。及抽萌發幹之程序。開花結果之變化。以次而入蔬圃菓園之經營。布置詳而適當。略而入微。兒女輩既諳其術。復得徵驗。乃相將興作。若者掘土。若者培根。拔草疏溝。居然老圃矣。或舉首遙見其父自外來歸。則共呼曰。阿父歸矣。兒等正有事於圃。均阿姨教兒以樹藝之術也。父其來視此梅樹者。姨謂三年樹。卽生子矣。初收之果。當奉之於姨。使首嘗之。父謂然乎。

杭君曰。然。然。我愛子所言。當甚。姨教兒種。兒種。獲成。姨固宜食其果也。杭氏不能得明珠家世。頗思覓一摯友。向之商問明珠之事。日復一日。遍訪知。

交。會。無。一。人。能。舉。此。女。郎。爲。何。許。人。者。疑。深。而。情。又。莫。達。徘徊庭際。早。又。黃。昏。忽。聞。剝。啄。之。聲。知。有。心。交。戾。止。挑。鐙。話。舊。愁。懷。爲。之。少。遣。矣。

敖君者。連得杭氏之書。知孝郎沉疴已起。且矯健勝前。於是來訪。至時已薄暮。相見握手稱慶。致其欣慰之忱。而杭氏則至再稱謝曰。老友以慈母之德。貺我孝兒。吾實不知所報。老友所荐之仙姝。手脫吾兒於鬼籍者也。忠於謀人。勇於爲義。其撫視吾兒之誠至。蓋常人所難能者。婆心玉貌。誠希世之仙人。且飽學多才。而能出以清和淡雅。恬退謙冲。是非有大過人者。曷克臻此。

敖君曰。吾聞之矣。學養功深者。類多冲和。能讓。蓋所謂學問者。只在自知其所不知。若能自知其所不知。則其所知已爲多矣。若爾人者。吾昔曾聞友人略述其學問之梗概。其留學之成績似極優良。每預考試。輒列前茅。而最終獵取學位之意見書。尤能傾倒名流。不脛而馳於全國。在巴里時。與吾友吳門艾君同執事於病院。吾友慕之綦切。至欲與偕白頭之計。雖使爲孀歸。再醮。亦必取之。

勿顧此女乃不之允。且謂其身非能自主。而其心亦已永久許之於人。今雖離異。索居而耿耿。仍愛其故夫。無有已時也。咄咄此怪女子。洵奇譎不可究詰。使人可得而妻之。則何者不樂與之偕老。艾君未遂所求。恚憤已極。至有此身不復更娶之誓。今猶信守其言。未聞有婦也。姑蘇臺畔。有其祖居。於彼手創病院。收諸有疾苦者而調治之。貢智効忠。用以自銷其心力。蓋不復作室家之謀矣。且更刻苦自勗。孜孜於學問之途。假以歲月。所積益富。終當成爲積學名家。可預卜也。噫。若之子者。庶幾未遺棄其光陰於歐陸乎。

杭氏曰。卽君又何嘗非自彼間大獲致用之學。捆載而歸者。

敖氏曰。子亦知吾諳習西文之初。首先心得者。卽爲愛國心乎。吾當時對於祖國之觀念。一如近者。吾子對於病兒之感情。吾以不忍見其日漸孱微。削失其雄博之本真。惟思早日言旋。施其補救之策。於可眷之祖國。必期拯而出之。於危險之旋渦。然而補救拯援。初非易言。究非一朝一夕之功。於是。以忍耐自勉。

居遙遙之異域。恆兀兀以窮年。亦欲深研可取之學。以致用於祖國。已竊謂學問之道。若待遷轉灌輸。以致其用。則其研精究極。必較深切於恆常。非若就地取用者。得以適可而止也。且他邦之土地文物。斐然可觀。憬然可慕者。所在多有。而卑劣庸常。不足取者。亦間遇之。斟酌其間。而善爲之選。則存乎其人耳。

杭氏曰。斟酌善選。存乎其人。信然。信然。其作是語。蓋有複義寓之焉。嗚呼。花無常好。月無常圓。悲歡離合。終須到頭。自明珠之至。以迄於今。兩星期之時光。逝於轉瞬。而孝兒之病全瘳。身軀亦壯盛勝常。明珠已無更事流連之勢。值此風和日麗。正可收拾其藥囊針砭。向主人言別。復其故居。是日明珠玉容。淒黯妙靨。不春。嚶嚶鶯聲。未言先顫。惜別耶。戀歡耶。二者必居其一矣。

至若杭氏之心境。明珠早已喻之於懷。其一種迷戀之神色。嚮慕之情辭。明珠固已識之審矣。由來丈夫之心。堅不易入。苟有所動。必見之於形。聲不若女子之情。柔似水。貌冷於霜。心中之感。觸發生易。而面上之容態。流露難也。

杭君乃肅恭而前。至再申謝。其言時音聲之震顛。乃更甚於明珠。卽曰。夫人行矣。夫人實救吾子。鄙人感激之情。不可狀之以言詞。而夫人施治之功。又不敢償之以金錢。謹願垂信吾之感激。實沒世而不忘。設萬一有須馳策之時。吾將盡力効勞於蓮座。引爲無上之樂也。至於今日。更欲攀留。則其權實不吾操。夫人亟欲歸。慰久相延佇之病人。是誠平允之事。夫人誠宜歸也。噫。彼病人。洵有福哉。吾願吾亦與其列。而爲病人。且病之終。吾生以期。常親賢夫人之薌澤也。夫人之來。此譬如一片光明。舉室上下。陡增活潑之氣象。不見小兒女乎其體質與精神之變易。爲幾何也。吾前此曾未見有熱心蓬勃而作事胥多秩序者。夫人者。夫人之去。寒舍所失。誠非微細。焜耀之火。焰惟夫人實發其光。今日從此息滅。而合宅將復淪於黑暗之中矣。

吾生平最爲快意之時光。厥惟坐而共君對話。或聽君與子女笑談辯論之頃。夫人處事明敏。見理真切。而稟性清高。旣富於養智。復寬於養心。對於世道人。

心獨具。隻眼而不。淆於恆情。聆君之教。茅塞全開。居然別有天地。藉沐智慧之清光。吾以自照。乃始覺其渺小。謏陋之不足數。

明珠曰。以愚觀之。執事縱不能自命爲福人。要亦可以自足矣。既娶婦。生佳兒。好女。復以英年而躋高位。人生如此。更何求哉。

杭君曰。夫人幸勿相戲。吾亦只屬於今日之赫赫。明日且沒沒矣。以譬草木。則華而不實。以論事業。則勞而無功。至若夫人之善自爲謀。一何可羨也。夫人於社會。既有所裨益。且進求人類生世之秘奧。亦有確定之目的也。吾聞醫家有顯微鏡。用以研究殺人害生之細黠。而謀所以戰勝之術。然則夫人於斯世。亦必有極榮至美之思想。求其終達。卽此期望。接引而進行。沿途所種之善根。已得幾許矣。嗚呼。吾願亦得擲一片之石。一粒之沙。於此。屬於無人而屬於盡人之偉大勝蹟。美其名曰進步者。吾願亦得昂首揚眉。自鳴。曾參預其建造之功。故亦應有權以享其惠也。吾願吾生之經過。遺有痕跡可尋。使吾之子孫。將來



竟而得之。以知吾之所至。俾可引而長之。以繼進於無窮也。

乃明日而夫人已行。而吾乃不能更聞金玉之音。

噫。夫人自吾之瞻識芳徽。吾已非復故我。往昔素所樂就之地。無論茶寮妓院。今已一律厭棄之。不屑相聞。

夫人實救吾子。亦實教我。使知人生之義務。吾今者蓋已狂矣。無所在而不見。夫人之倩影。無所往而不聞。夫人之雅音。

夫人。幸相恕。吾果恃何權而敢向君。譎言若是者。然而吾實一可憐之蟲。又實處可悲之境。夫人幸垂憐。早諒許我一陳吾生過去之歷史。

吾童稚時代之經過。最爲愉快。父母珍惜。無微不至。稍長入學。而師長亦頗垂青。升學畢業之關。無不平穩而渡也。年十八爲損友引作狎邪游。卽與一溫柔嬌媚之雛姬。結不解之緣。愛結情關。心迷志惑。初不料雙親之復爲論婚。一素未謀面。情意閎漠之少女也。然而子道須盡。親意莫違。則亦俯首從命已耳。新

婦于歸三日。以父病請於余。願得歸寧。省視其父之疾。吾以爲天性所在。人情之常。遂亦未加阻抑。任之逕去。其後不久。聞人傳其歸寧僅數日。遽染異疾。展轉床蓐。爲時不久。卽夭其天年。長與世辭矣。過此歲餘。吾妾產一子。吾乃略以嫡婦待之。不復興續娶之念。滿以家庭之樂。卽在其中矣。不謂婦年齒加長。而習慣難移。日只醉心於鉛黃勻面珠翠飾頭之樂。御下無方。育兒乏智。令吾不禁。生室有佳。人家無內助之感矣。夫男女配偶。必須志同道合。吾國往昔以門第論婚姻。殆有深意存焉。蓋丈夫與女子。生於斯世。必相需互應。以圖事業。雖分道揚鑣。而必並行不悖。方收善果。猶之農家治田。春耕秋獲。厥有時宜。今老農鬻星星而髮種種。將宜有金禾玉粟之酬。不應空得既往之悔。無成之歎也。噫嘻。母德使吾初得如夫人之賢惠多才者。下配狂愚。必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神會於意。先義了於言外。以臨交際之場。則落落大雅。以主中饋之政。則井井有條。僕也。內顧無憂。勤職免分心之累。退公多暇。閑居審容膝之安。豈不休

哉。況男子勞形於案牘。曠志於逢迎。亦端賴明慧之內助。清其心而壯其氣也。夫人夫人。吾誠神思紊亂。狂悖不知所云。顧夫人之身世。雲譎波詭。莫可端倪。吾至今猶昧昧於神龍之首尾。夫人自白。非守栢舟之操。然則神女生涯。本自有郎。今蕭史果安往者。豈遠作汗漫之游。忍拋君於不顧。抑年久信湮。青鳥廢職耶。

明珠嚙嚙而對曰。其人初非甚遙。

杭君曰。然則彼殆別有所眷。遂與君決絕耶。謬哉。是儻彼今置身何地耶。明珠曰。君苟樂聞者。妾請爲君一述。妾一生之歷史。庶幾君或有領悟也。當妾之幼。卽工愁而善夢。而夢魂每飛繞於檀郎之側。近妾固早知父母已爲字人。而婚家與吾村相去只二十里之遙。時時於懸想之中。恍見其人。溫文颯爽之丰度。蓋徧數說部之英雄。莫足與相頡頏也。家人談話。鮮或道之。顧有一日。乃聞一叔舅行。盛稱其爲人有大過人者。其前程之榮顯。可預卜之。妾於是

深自竊幸擇嫁之得人而同時又自慚淺陋恐不足以偶英賢遂更發憤爲雄頗致力於詞章之學因時觸緒作爲詩篇雖格於規矩不敢傳致亦且什襲而藏之以待良時庶幾終受賞鑒也

嗚呼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此嘔心絞血之詩篇竟始終未教人一讀吾之初心本求得夫壻之歡心以期受其愛憐故先計家室若何治理而後可獲身心之安泰於是退公之頃當作何種興味濃厚之消遣爲之驅除煩悶吟詩也讀史也誦名人之著作也隨時可應其求否則予歌喉頗不惡一曲清商玉簫檀板亦足以破岑寂而陶性情庶幾其心平念息不馳騖於外界之繁華也就吾父之園中時時究心於點綴之藝以備他日吾郎倦悶而歸欲圖休息於綠蔭叢翠之中可爲之早布山石之清幽花木之菁密也吾又曾記取無限短長之掌故以冀不時爲之演述以激發其興味無有已時蓋吾嘗念及德人名著之藍髯王者一書矣其中之主人翁每聘一妻必要求其每日能爲述一趣事苟

以辭窮卽置之死。婦人嫁之而以談資罄絕。賜死者不計其數。最後乃得一人。獨能源源不絕。推陳出新。始終無闕。故王者亦珍愛之。使娛樂竟其生也。嗚呼。若許之希望。與設備不圖。乃盡歸於夢境。吾旣于歸。乃知……杭君不待畢其詞。急迎而續之曰。乃知彼郎君。竟不欲獲若許之寶藏耶。

明珠曰。否否。吾歸彼之時。竟漠漠無所關情也。彼固先有所眷矣。

杭君乃忿然曰。何物。儅父荒唐。乃至於此。夫人幸勿見罪。吾實不能得他種之名詞以稱之也。

明珠曰。勿爾勿爾。吾正嘉佩其心地之平允。曾不少加怨尤。彼殆猶未悉吾之愛之。始終不渝也。吾之心思。蓋無時不縈其左右。而彼之寫真。與吾父之遺像。實同列於座右。吾終日對之。以自策勵。因得砥行力學。銳進無怠也。

杭君曰。然則君等比翼分飛。端在何時。

當吾自覺於夫壻心目之中。不啻贅疣之附體。則竟向之乞歸。假言吾父有疾。

欲盡烏哺之情。其後吾壻乃得報章。謂吾受急病而死也。杭君泣曰。噫。吾知之矣。吾本身非卽爲此荒愚之僮父也耶。於是長跽流涕而請曰。賢夫人幸終恕我。

明珠曰。噫。吾之恕子。固出於一片之血誠。請執吾手。

杭之妾旣親覩此劇之全幕。亦復見機而作。膝行以前曰。賢主婦幸充爾之仁慈。並恕爾之罪人。許其終爲爾之賤役。吾必能知恩圖報。爾固不已。治活吾兒於垂死乎。

明珠曰。吾亦甚樂恕卿。卿其好與我同事。夫子卿固吾兒之母也。孝郎則盡力歡呼而詔僕從曰。爾等且勿將行李去。吾母並不行矣。

民國四年七月出版

翻 不  
印 准  
有所權版

代  
售  
者

印  
刷  
者

藏  
版  
者

(女 博 士)

全一冊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羅

琛

上海虹口東百老匯路  
中 華 書 局

各省中華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4050615



册数 定价  
/

1000000000  
1000000000  
福